

## 絕世涼麵

「人的一生會遇到兩個人，一個驚艷了時光，一個溫柔了歲月。」

——張愛玲

那年，我，來到了，她的身邊……

## 所見略同

多年前，在無名小站上無意間發現一位學姊的動態。

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在百貨公司打工過幾天，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學姊的時候。面貌美麗和可愛兼蓄，行止雍容而優雅，似高在雲上卻又親在鄰家，是難以言喻的揉粹，在展覽會場四處走動宛若一葉蝴蝶，一個少女正值青春年華，含苞待放。

那麼自然地，這段回憶也帶出我過去近十年的許多記憶，步出校門後仍是跌跌撞撞，自我的夢想和現實不斷交戰，幾經掙扎後又像個任性小孩般不甘願地妥協了；越來越熟悉挫折的輪廓，和自己的初衷漸行漸遠，儘管眼中的神采逐漸消散，對生活中的許多感動淡忘已久，心裡仍存死守著一點天真不願捨棄。

那位學姊現在一所學校任教，圖片裡的她，用一樣是清純屬性的長直髮替換掉原本的妹妹頭，穿著更多變了，卻依舊不脫天使般的美麗和氣質，第一眼看見便立刻吸引住我的目光，除了天賦的端莊依舊，更是變得成熟，無一處沒有魅力，當下感覺恍如隔世，花朵，綻開了。

風雨交加的這天，在莫名的驅使下翻出十幾年前所寫的日記，些許已被遺忘多時的片段在腦海中重映，往事歷歷，彷彿逆走了一回時光長廊，發現許多本應是深刻的過往心情，而今感覺卻是麻木的。

不過有段文字所描述的心境，回想起來記憶猶新。

「……這學期在百貨公司打工的時候，遇到一個也在這裡打工的同校學姊，哇塞！好漂亮、好有氣質喔，簡直像天使一樣，第一眼看到就著迷了，覺得好像親眼見到夢中情人一般，她抱著小孩的模樣好親切，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女生，原來世界上真有這樣的人，要是可以認識她該有多好！……

94年6月26日」

面無表情的我頓時會心一笑，原來一見鍾情，可以對同一個人，發生兩次。

是啊，年輕人，告訴你，這位學姊現在還是像天使一般哦，我們第一時間的反應居然一模一樣呢。

### 工藝之夢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

念大一那年，因緣際會下，應徵上了成功大學會計系提供的打工機會，是百貨公司一個名為「工藝之夢」的藝術展覽會現場的工讀生，負責接待可以一

顆五十萬元的鑽石一次付清的賓客，以及不能一顆五十萬元的鑽石一次付清的賓客。

妳是會計系二年級的大學生，每週的固定這一天，是妳工讀的時間，坐在會場旁的攤位，負責讓客人簽到的工作；一個下午的當班時間，坐在原位看著自己的書，和諮詢的顧客應對；工作結束後，再做撤收的動作，回復場地的原貌。

第一次見到妳，妳戴著口罩，只見得妳雙眼皮下明亮的眼睛，沒有眼鏡，沒有上妝。

我在那時跟妳說了第一次話。

我看班表表定的工作時間，發現每天都能夠見到妳，心裡好開心，上班成了我最期待的行程。沒有戴口罩的妳，鵝蛋臉清晰可見，依舊素顏，約莫 163 公分的身高，瘦瘦的身軀，每天都穿著淡紫色短版罩衫，淺色的窄管牛仔褲，樸素的打扮，留著適合妳的，後來被泛稱為「小三頭」的清純女大生短髮。

記得有次在光復校區，從大門往會計系系館的路上，妳走在管理學院的郵局旁，看見了我，我也瞧見了妳，妳對著只見過一兩次面的我，在昏黃的燈光下，微微地揮手，面帶輕輕的微笑，我也報以同樣的回饋。妳的姿態端莊，氣質高雅，在學校圍牆外的世界是難得一見的。

有次在下班時，妳開始撤收在走廊上的器材，我見妳一個女孩子同時搬動多張桌椅，立刻過去幫忙，卻被妳回絕了，妳說這是妳應該做的，要靠自己完成工作。

有一次，我託妳幫我到你們系上的圖書館借書，我留下我的電子信箱位址，希望妳可以連絡我，妳看來勉為其難地答應了。嗯，其實借書是其次的啊，我最想要的，是妳可以用電子信箱寄信給我；我多麼希望，可以跟妳魚雁往返呢！

有一次在學校相遇，我不進教室裡上課，反而在教室外面看著自己的書，妳問我「為什麼不上課呢？」，妳告訴我：「洪蘭說，不上課的話，就把機會讓給別人。」，我回應妳：「李遠哲說，如果上課的效率比我自習的效率差，我就會翹課。」

有一次，我問妳育樂街有什麼好吃的，妳說妳不知道。我有點驚訝，在成大都一年多了，怎麼會不知道……忘了又聊到了什麼，得知妳連腳踏車都沒有，都是步行著上下課。

還真是不可多得啊。

最後一天上班，妳依舊守在攤位上，只是多了個展覽結束後回收所有工讀生工作服的動作。那一天，妳撩開了瀏海，小小露出額頭，髮型有了小小的不同。我深深地知道，繳回了工讀生的工作服，我們有各自的生活，兩個沒有交集的世界，對我來說將是大大的不同。

工藝之夢，醒了。

妳是一個很純真、乖巧的女孩，我真的好欣賞妳，好想好想，跟妳有多一點互動，但是很可惜，當時妳的身邊，似乎有個「他」呢。

這讓我連想要妳的連絡方式、想要和妳進一步認識，都阻著一道障礙……

現在的我很是懷疑，懷疑自己是不是做錯了，再怎麼樣，至少都要試著直接向妳要個 e-mail 或電話號碼的才對，要是我當時再多想一下，能遇到自己如此欣賞的人有多麼難得，說不定就有勇氣了。

妳住在高雄市三民區，這是一次我問妳是哪裡人時妳告訴我的，我對妳所知僅只於此，我，甚至連妳的姓名都不知道……

妳應該已經從研究所畢業了吧？現在的妳，在哪裡生活呢？還住高雄嗎？還會回成大嗎？身邊還是有個他嗎？我有沒有機會，在哪裡再遇見妳呢？

妳，叫什麼名字？

我，還可以讓妳知道，我很欣賞、很欣賞妳嗎？該怎麼讓妳知道呢？到底該怎麼做，可以找得到妳呢？

我的時光，被驚艷了。

## 第一部機車

上大學的時候，我買了人生中的第一部機車，很偶然地，車牌號碼還是很幸運的 168。

從那時候起，我終於感受到騎機車上下學的優越感，以及生活「射程範圍」的大幅提升——過去那些騎腳踏車難以到達的距離，現在都輕易達陣，感覺很新鮮。這種「長大了」的欣喜，在我 18 歲那年總算體驗。

一晃眼，已經過了這麼久，我的機車已然老態龍鍾、問題百出，要嘛發不動，要嘛催足油門它卻始終在原地泰然若定，要嘛電池瞬間給你罷工響應環保，常常，我的頭和火氣同步與日俱大。

終於在它最近一次的任性後，我也回應了它的任性，你不理我我也不要你了。

我很快地換了一部新機車。

雖是很快地換，但其實是預謀許久的計畫，只是它挑戰我的耐性成功，讓計畫這才付諸實現。

買了新車後的三個月內，我還是習慣騎著這部舊車上路，每逢此時，我的腦海裡浮現了一些過往的畫面，我那些「還年輕」時，騎著它到處迷路的窘境（到現在這個症狀也沒有改善）；外宿時，地下室停車場大淹水，它泡在水裡我去救它，結果卻越救越慘的悲劇；大學在學時，它幫我載著我載過的第一位女孩的怒放心花。

相較於我騎著新車時油然而生的完全陌生感，驚覺它有著我愛的熟悉、我們所共有的經歷。

頓時青春歲月的種種，在我的回憶中重播了一遍。

我和它的相處時日不多了，在車上，我開始感受著那份真摯的駕馭著它的感動。

兄弟，讓我們再最後一次地，重溫我們甘苦與共的歲月吧。

我催著油門往前走了。這次，它沒有熄火。

### 涼麵小妹

某年聖誕節的夜晚，一位宅男朋友找我吃飯，並說要帶著他新買的單眼相機一起去拍照，那天好冷，我依約到了河堤邊的公園，看到居然會準時的他，一整個意外。

但是他不只帶了部相機，還帶了個正妹，哇賽，原來世界上有比一整個意外更讓人意外的事，那就是兩整個意外！

女孩穿著樸素，髮色挑染成咖啡與黑色相間，打薄的髮梢微曲，僅略施脂粉，這是一種包裝在成熟韻味裡的氣質。

雖然有對我來說是陌生的人，但意外地彼此間很聊得來（第三整個意外），我們三人談笑之餘，便在隨意一處照相，生手按快門只需要一秒鐘，但是架腳架可以架快半小時，這樣應該也能對外宣稱我們是在「攝影」了。

朋友識相地幫我和她也拍了張兩人合影，我們就倚在公園裡的一棵樹，拍下對彼此還不熟稔時的合照。

我的朋友完全沒有安排行程，幸好在我的臨機應變之下，還能臨時地去逛夜市，臨時地去吃火鍋。

吃火鍋，當然要一邊聊天。

聊了半响，女孩：『欸，你知道周家涼麵嗎？』我：「知道啊！我很喜歡吃那家涼麵耶！」女孩：『那就是我家耶！』

蛤？這麼巧？還好我沒說那家店的壞話……（不對啊我是真心喜歡吃的！）

我發現和女孩很有話聊，尤其當她說我和劉德華一樣很帥時，我對她的眼光一整個肅然起敬！接下來到吃完火鍋，都沒有冷場，彼此交換了臉書。

我提早回家，讓他們倆去看聖誕樹，心想和她在一起不無聊，之後有機會再約她一起出來，愉快地聊天、吃麻辣魚蛋和豬血糕，相信不會有冷場，特別是在一個沒有老是拿錯別人的食材下自己鍋裡煮的宅男在的場合。我們沒有刻意保持聯絡，只有平時在臉書上關注動態，互相按讚、留言，看她幫忙送涼麵時的打卡，用訊息小聊一下。

「嗨，在不在呀？」

『在呀，怎麼囉？^^”』

「那天吃火鍋聊了好久，卻言不及義，妳有空的話我們來再續前緣吧。」

『好啊，我也感覺好像還有什麼還沒聊到的樣子，我們都是小人，繼續來好行小慧吧～^^”』

「誰跟妳小人，我的名字以後會被記載在史書上的好嗎？妳不知道我最愛做善事了。」

『可你看起來不太像會做善事耶，請舉例～～』

「我每天都扶老太太過馬路，一天兩次呢！」

『哇～這麼優秀？可是為什麼要兩次呢？：)』

「因為我扶她過完馬路後，她對我說：『少年仔，我又沒有要過來，你一直拉我過來幹嘛？』，所以我又扶他到馬路原本那一頭，就一天兩次了。」

「後來她看到我，健步如飛，拔腿就跑。」

『天啊～～你是正常人嗎？！你有病喔？@@』

「哈哈，物以類聚，妳我同病相憐，有病千里來相逢。」

『……』

『是啊……我是有病沒錯……』

『我就身體不好咩』

「我遇過的女生每個都馬是林黛玉，說自己身體不好。」

「我診斷得出來妳有什麼病，要是猜對了妳請我吃涼麵！」

『好啊～～猜得到我請你吃一輩子涼麵～～：P』

「妳有公主病。」

『……』

『你才有神經病哩～你的涼麵沒有了～～、』』

「我亂講的，妳又漂亮又有氣質，哪會有什麼病啦哈哈」

『呵呵～這個事實的陳述我可以接受，我像蝴蝶一樣漂亮吧？』

「不，妳是一隻奶油蒼蠅。」

『奶油蒼蠅？那是什麼？』

「Butter Fly.」

『並不好笑…… ㄟ ㄏ ㄏ (→ \_ →)』

「可惡，果然是不可愛的傢伙。」

『不可愛？那……是恐怖嗎？』

「哪裡哪裡，恐怖還不足以形容妳。」

「我想不到有可以描述妳的形容詞。」

『那…恐龍？QQ』

她覆蓋一張恐龍卡，結束了這一回合。

## 那一天

在網路上聊天畢竟少了那麼一分臨場感，這天我們約出來見個面，不過這次的氣氛比上次好很多，因為我們各自可以吃到一個「完整的」火鍋。

又是月圓，又是吃火鍋，但是這一天不是平安夜。

「妳為什麼留長髮呢？」

『因為男生都愛長髮的女生啊。』

「喔，還真的是萬年遺毒齣！」

「欸，認識一段時間了，我還不知道妳學什麼的，妳之前在哪裡念書呀？」

『你猜呀，猜對了我請你吃一輩子涼麵，猜錯了麻辣魚蛋和豬血糕留給我，你把剩下的湯底喝乾。』

於是，我把整個火鍋端起來，一次又一次地倒進碗裡，一次又一次的喝掉。

『你腦袋有洞啊？都還沒開始猜……』

「好了妳可以講了，答案是什麼？」

『你知道要別人介紹自己之前，先自我介紹是一種禮貌嗎？』

「好大的官威啊，小弟不才，兒時就讀成大統計系。」

『噢？你念成大統計？為什麼會想念統計系呢？』

「因為我的分數填不進會計系，填志願時以為統計和會計差不多，就填統計系了。」

『好委屈喔，你嘴巴這麼賤，讀統計系真是埋沒人才，牛刀殺雞了。』

「哼，當天才是很困擾的妳知道嗎？跟你們凡人溝通很辛苦捏，謝謝妳的恭維與崇拜。」

『免禮。』

「……」

「妳是不是該說點有建設性的東西了？」

『呵呵……』

「呵個屁，快說！」

『小妹不才，兒時就讀成大會計系。』

「這麼巧？@# \$% ^&\*（→這是馬賽克）」

「好啦話說回來，成大會計和成大統計原本是會統科，我們以前也算是同家。」

『我才不要跟你同家咧，現在同桌已經是極限了。』

「遵命，小姐，妳會計我統計，今後我們要同桌共計。」

『領命，我的手下敗將。』

「欸這樣我想起來，你們系上以前有一位學姊，顏值很高，和妳同類型但比妳正兩萬萬倍，我大學的時候好喜歡她耶！」

『是嗎？誰呀？你們怎麼認識的？』

「哈哈沒有啦，我認識她但她不認識我啦，我是在新光三越的一個展覽打工時認識她的，不過其實我也不知道她的名字，所以也說不上認識，只知道她後來在高中當了老師，過得很不錯，哇賽亂有氣質的，跟妳不一樣。」

『呵呵……你說你喜歡她是嗎？』

「她可是我的女神！怎樣？吃醋嗎？」

『些微。』她笑著說，但我感覺得到她狡黠的眼裡挾帶著嘲笑，很機車那種。

突然，我的智慧像被敲醒了一般。

「那個學姊該不會……該不會妳們認識吧？」

『我不確定是不是我想的那一位……』

「啊，不妙，妳不要亂對人家做奇怪的發問嘿。」

『你害怕嗎？』

「些微。」

『從這一刻起我掌握了本次對話的主導權。』

我們聊了好多，只是話題好像不離我當著她面用那個學姊的優點對她的數落，和她回覆我的真心道歉。

「妳念大學時也有遇過那麼一個人嗎？」

『嗯，我也有呢……』

『你……什麼時候開始喜歡人家的呀？』

「第一次遇見她那一天起。」

「妳呢？妳從什麼時候喜歡他的呢？」

『每一個今天起。』

### 已讀不回

「年輕真好，怎麼樣都可以很浪漫。」

『是啊，真的回不去了。』

「現在能像這樣吃吃火鍋就很滿足～」

『嗯啊，兩個寂寞，相互依賴。』

「哈哈，感性起來了唷～」

「小時候忙著快樂，為什麼長大後卻忙著煩惱呢？」

『還好有人忙著煩惱，忙著快樂的人才能忙著快樂呀！』

「妳看起來很煩惱。」

『你也是，同病中人。』

「同樣是愛情，怎麼那時候的就是可以很單純呢？」

『自古以來，一樣是愛情，人們怎麼需要用了幾千首情歌來詮釋呢？』

「也許這就是它動人的地方吧！」

「唉，老了，才知道。」

『還好至少我們還知道這個，變老很可怕，但是到老了才驚覺不曾年輕過更可怕。』

「我們在同溫層了。」

『嗯，總算有辦法溝通了。』

多少次朝潮暮汐，多少個往事枉逝，終於，回憶泛上鉛華的我們懂了，任誰都不願和青春話別離，但渺小的我們更恐懼生命不曾燦爛。儘管欣賞餘暉的當下，我們深知拂曉已過，不能重來；然而沒有落日條款，青春，也就不那麼美麗。

「既然能溝通了，那妳可以跟我溝通那位學姊的名字了嗎？」

『你用統計學算算良辰吉時吧呵呵……』

她的眼裡波光粼粼，這次的笑意好似和我的一樣，沒有邪氣。

雖然是傍晚，卻彷彿被她笑成了晴空。

散場後，我們過著自己的生活，也過著偶而在臉書上講幹話的日子。

維持在這樣的關係下經過好一段時間，我發現她家開的涼麵店都沒有營業，幾次上門都撲空，我便在臉書上發了訊息給她：「會有多久吃不到妳家的涼麵呢？」。

但是，這封訊息都是已讀未回的狀態。一個月過了，一個季節過了，我捎給她的訊息，始終不見回覆；她家的涼麵店，始終沒有營業。

奇怪，她不理我了……女人心，海底針，連一個小女生都給我高深莫測！我於是點進了她的臉書首頁，察覺她從我傳訊給她的前一個月月底開始，就再沒有發表過動態，彷彿那個帳號的時空自此靜止，我捎給她的訊息，也始終不見回覆。

是不上臉書了？還是換帳號了？不然是去大陸定居了又學不會翻牆嗎？怎麼不告訴我？說不定是忘記我了？

那我還是不要再騷擾她好了，失去我的騷擾算她吃虧。

## 那一封信

.....

三年就這麼過去，這一天我像是被提醒了似的（絕對不是因為肚子餓），上網搜尋她們家的資訊，之前聊得那麼開心，幹嘛不理我？

我的搜尋沒有白費工夫，一切彷彿水落石出般得到答案，Google 不愧是大神！

時間就在我傳訊問她的那個月，她突然重病昏迷住院，隔年年初，家裡舉辦了她的告別式。

她罹患一種稱為「紅斑性狼瘡」的病，據傳這病有個浪漫的別名，叫「蝴蝶病」。

事後聽說在拔管之前，她還不甘心地跟病魔對抗了很久。

最後才決定凍齡在當年的數字，29。

我不假思索地在硬碟裡翻找當時的合影，終於在多如牛毛的檔案中拾得唯

一的紀念，有聲音、有顏色、有溫度的人，突然就這麼不見了！

在知道消息幾天後，傍晚下班我路過她家開的涼麵店，驚見門是開著的，臨時起意，索性進了店裡。

在店裡的，是一位貌似她的中年婦女，也就是，她的母親。

我們在店裡提到了她，伯母鼻酸而紅，溼了眼眶。

而我也。

約莫聊了半小時，我起身致意，準備離開麵店，伯母要我稍等一下，然後，從樓上帶下來一小本筆記給我，外頭用牛皮紙袋封裝著，收件人是我。

我發動機車離開涼麵店，來到了河堤邊的公園，坐在我們當時合影的樹下，那裡，是我們的起點。

## 十年的妳

『Hi～

該不該寫這封信給你，我不是很確定。

為避免你尷尬，我選擇在「某天」之後才會給你看。「某天」會是哪一天，我也不知道呢呵呵～

其實我沒什麼有意義的話可說，但這應該是我最後會告訴你的話了。

為什麼許久不見又寫信給你？

也許是你想的那樣，也許不是。

「一期一會」，如果不能讓它有意義，也許應該不要刻意地去製造二會、三會…

自從加了你的臉書起，看見這些年你的改變、你發布的動態，除了驚奇與動容，不可思議地竟讓我檢討好多往事，自己這些年來也出現了始料未及的改變。雖然這是你的無心插柳，但我真的很感謝能夠閱覽到你部落格中分享的圖文，至今我仍能記起在那麼久之後，居然會無意間發現你的動向時的那份喜悅與震撼。

止於所當止，我懂。因此，第二會，到這邊就好；第三會，哈！還會有嗎？

我還像那一年「工藝之夢」裡的那個工讀生，單純地以為想認識新朋友本是稀鬆平常：“這樣的立意有什麼不對？究竟有什麼錯？”19歲時，也許這麼做是無可厚非；29歲了，同樣的行為或可解讀為一廂情願的天真。19歲能遇到夢中情人，是上天惠予的恩典和浪漫，29歲跟別人說自己一見鍾情，是會引起哄堂大笑的。

赤子之心、天真幼稚，一線之隔。

即使在現代，由女生主動啟齒仍然不是普遍見容的，保持緘默是我較好的

選項。

十年過後，我仍然感謝，能夠在那次「工藝之夢」，知道學弟你這個人。

憶起展覽中，你牽著迷路的小孩逛展場時的模樣，至今仍深印我心，銘誌不忘。或許我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我相信世界上有神仙。

親愛的神仙，我好想告訴你我就是……就是你口中那位學姊。

當時年輕的心裡，初次體驗了曾經蒼海，水難為；除卻巫山，雲不是。

光是看著學弟的圖文記錄，我都知道我們根本在不同的世界，又拿書卷獎，又是籃球校隊、桌球系隊、羽球系隊三棲球員，鳳凰樹文學獎也有你的份，學弟在遙不可達的雲上。你很幸運，你也很努力，於是你很優秀。

我並不知道，十年前我所巧遇的那位學弟，原來是這樣的一個人；十年的你，十年的我，燿日與星火；十年的我，十年的你，咫尺天涯。

2005年「工藝之夢」，知道了學弟這個人，時至今日，很正常地喜歡過一些男孩，我卻不知道，在十年後的2015年，為什麼對在十年前只相遇過9次、說不到幾句話的學弟印象深刻異常。

你記得你載我回住處過一次嗎？那天打工結束我發現車子壞了，你在停車場看見我，問我怎麼了，我告訴你我車子壞了，你靦腆地問我可不可以載我回家。

我遲疑了一下，也害羞地微微點了點頭。

我還記得你的車牌號碼是很台的 168 啲呵呵。

一路上我們一句話也沒說，一直到我住處的巷口。

學弟，如果你生命中曾遇見這麼一個人，雖然你的做法會比我聰明許多，但是你也不會想要輕易錯過和放棄的，對嗎？

「工藝之夢」後，我們走著各自的人生，峰迴路轉，十年後我竟然會再遇見你。

我在連學弟目前的生活都一無所知的情形下，便貿然侵犯了你的領空；我本想，我單純只是因為想認識學弟，想和學弟對個話而已，於是出現地坦蕩蕩。

當我從你部落格裡的留言板，驚覺我們之間遙遠的差距時，又回想到初遇你時如見至寶般的深刻感受，我怔然無語，當下只萌生一個念頭。

「我要配得上你。」

於是在病情露出曙光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更接近你。念完大學、通過教檢和教甄到公立學校執教、在職期間同時於母校完成碩士學業（我可是第一名畢業的喔）；從陽明國中到前鎮高中，從前鎮高中到高雄女中任教。

學弟，我努力嗎？

「無論結局為何，我要配得上你。」

我寫這封信，是很猶豫的，因為一旦你看過信，我想我們維持普通朋友關係的機率，是 0 了。

嗯…但 0%和 1 ppm，差距也沒有多大便是。

我感謝你的那些圖文，讓我在這點時間內成長得這麼快，以及當初有幸萍水相逢。

我，只需要你知道我很喜歡你，我並不求藉此得到什麼，而我會真心希望，你能過著值得你這樣的人所過的人生，這樣就好，我不想要因此帶給你任何壓力。

一直以來，這都是我愛慕一個人的方式，任憑弱水三千。

我明白一個放棄的決定，有可能成為我一生最遺憾的選擇。

任憑弱水三千。

也許，放棄是成熟的展現，捨得是聰穎的氣度。

學弟，我希望你不會以錯誤的理由拒絕你以後可能碰到的任何一個機會，因為我不想要你可能因而錯過了原本會屬於你的，一生的守護。所以，我現在唯一能說的是…

學弟，如果你現在有心愛的人在身邊作伴，多讓她感受你對她的愛，我也期許你的她如你愛她那般地愛你；如果你現在身邊沒有伴，但有心儀的對象，

請學弟好好把握住，不要錯失一個值得動用所有資源全心投入的機會，把你的心意傳達給她，或許因此你得以終身不悔。

就像，你那天告訴我你有多麼欣賞那位學姊一樣，我告訴你，其實她聽了以後，很開心；很多細節，你都還記得，我有點感動，真的……

如果你還未遇上你的天使，那麼我希望你命中的她早日出現，和你執手偕老。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你可要答應我唷～

不管文明如何發展，幸福，是亙古不變的。

所以，學弟，去讓自己幸福吧。

不管我心裡是否無限惋惜，我都期望你未來一切順遂、圓滿、快樂與幸福。因為我，就真的這麼期望。

並且我不希望這樣的期望造成你的壓力，不妨就當成一個素不相識的粉絲對一位所喜愛的偶像的祝福就好。

我會在，某個地方，守候著你完成這一切。

現在，你只要知道，有個你曾經喜歡過的人，十年前和現在，也都很欣賞你、喜歡你，就夠了。

學弟，十年後的現在，我比當初更確定，我喜歡你。

可能以後，你走在你的人生，回過頭來看這些時，只能一笑吧。

舉杯，敬工藝之夢。

Good-bye，學弟。

或者是，Farewell……』

我讀完了筆記本裡的內容，抬頭看了一下，今天，也是月圓。

我的歲月，被溫柔了……

再一起愉快地聊天、吃麻辣魚蛋和豬血糕，要嗎？

幫妳的動態按一萬個讚，再陪我吃一次火鍋，妳說好不好呢？

妳這麼愛玩手機，iPhone7 快問世了，妳知道嗎？

好像還很多話上次沒講完耶，下午出來一下好嗎？

我比之前一起吃火鍋時知道了更多事唷，想不想聽呢？

你私我問有沒有去打球，今天一起去怎麼樣啊？

流星是會急墜的，在它燃燒得最燦爛的時候。當初她看到我傳過去的訊息卻不能回應，這種寂寞，究竟有多寂寞？

我覺得自己彷彿被張小嫻騙了，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卻不知道我愛你，明明就是生與死啊！只要人還在，都還有可能！

「有一天會成功的，一定要這麼相信！」她曾經這麼說。

我沉思了好久，站了起來，準備驅車返家，這才發現，一隻蝴蝶盤旋著樹不斷飛舞，緩緩地朝我靠近。

然後，她，來到了，我的身邊……

## (後記) 絕世涼麵

每年到了她的生日，我都如常在她的臉書上留言祝福。

記得高中英文課本裡 Information Please 那一課嗎？鳥兒不是不唱歌了，只是到不同的地方去唱歌。

分離的不幸，是因為有幸相識而起；最重要的，是在筵席上我們高和著共同的旋律。慶幸擁有，慶幸一起走過，慶幸分享著彼此的人生。一開始我們便知道將曲終人散，但仍如此感激著上天的恩典。

寧可被時空分隔，絕不被我們自己的背影隔離，因為那才真正是種遺憾。

記得繼續高唱我們的歌，在分別之前，都不要停止我們的笑聲！

大家快去吃那碗涼麵，在它絕於當世之前。

在它絕於當世之前。

HBD, Maggie.